



第二章

甘草•紅棗•WTO

誰都知道我自幼便是一位偏見很深的人，很多人也都知道我的故事無非是瑪拉寇斯和她而已，然則我居然興起要把充滿偏見的故事說給竹生聽，有點好笑。

我和竹生之間的差距太大了，不止是年齡。我二十歲後才第一次嚐到可口可樂，三十歲前仍視一心只想追求金錢的人為「拜金主義」，快四十歲才第一次看到電視，他呢？我和他的道德觀、價值觀之遠、之大，絕不是五十年的年齡差距那麼短。

偏偏已是耄邁之年了，竟然想起了她，還企圖竹生肯於聽我說故事，若是真有心讓他接受我的想法，我想我不能不多費點精力，從頭交代起。

一個人的基本人格是多大時形成的，或許未有定論，我深信十二歲以前的人、事、環境對人的影響最大。回顧過去，像李毓霖那樣會嚴重影響我的人不多，而在十二歲以前最少有兩個，他們分別是我的同學和老師，先說說我的同學周效棟。

周效棟也是北平人。

我姥姥最關心周家的事，是老鄉又是鄰居，且我姥姥又常常有，機會和周大媽(台灣目前稱為周伯伯和周媽媽)見面，周大爺

好像比我爸爸的年紀大點，也同樣不上班。他們家租了個單獨的院子，其實他們家只有四個人，他爸、他媽，他媽有兩個，還有一個就是周效棟。原來，他爸爸娶了姐姐，久不生育，又娶了妹妹，妹妹果然生了周效棟。「人家兩姐妹共侍一夫，日子還不是挺舒坦的。」當時我不懂我姥姥常常跟我媽嘀咕這話的意思，五、六年之後方知她在感慨她的兒媳婦，即我的舅媽，一直沒有生育。

我和周效棟那時才不會談這些事，我們注意的應該是吃，且，我並不是一開始就和周效棟最好，李英超才是我在鳳翔的第一位朋友。剛到鳳翔時，大約我爸爸手上還有點閒錢，那時物價已經天天看漲，這是民國二十八年，請注意那只是正常的由於戰爭關係的通貨膨脹，和十年之後的金圓卷惡性作弊完全不同。朋友向我爸建議，可以買點紅棗和核桃存起來，兩者均為陝西人過年必吃的食物，存到年底以高價賣去。因此我們家裏堆了十幾大麻袋的核桃和紅棗，裝核桃的麻袋好像特別結實，其中一個裝紅棗的麻袋，則可以用手指摳出一個小洞，每天上學以前，我就摳出十幾顆紅棗放在書包裏。

憑著紅棗我結識了李英超，他為什麼每天都可以分享兩、三顆紅棗呢？原來他有甘草，那真是不得了的寶貝，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到的「口香糖」。他的甘草有我爸手指頭那麼粗，必然是他

媽用菜刀幫他剝的，因為第一次想分給周效棟一小塊時，削鉛筆的刀子完全不起作用。一小塊甘草足以慢慢含嚼一個上午，而且是滿口生香。

李英超所以會有甘草，對，就是中藥用的甘草，我去過他們家，知道他們家是租用一家叫做「天長商行」的南廂房，天長商行很氣派，大門寬到足供兩輛馬車併行，進門後右手是一長排類似倉庫的堆棧，隔成一間一間的，都沒有裝門，左手則是一間一間的廂房，李英超他們家住其中一間。如今我懂得，這個店家在唐朝時代必然生意興隆，他是類似於DHL或新竹貨運的大公司，可惜隴海鐵路修通以後，鳳翔不在鐵路線上，貨運生意自然一落千丈，這才有空間讓李英超他們家逃難租用。不過還是有些貨物堆在倉庫，我就見過捆得很整齊的好幾大捆的甘草，這就是李英超的貨源。

紅棗和甘草只交易了一段不長的時間，國際秩序就被破壞了。忘記了一本是什麼的書上說，人類最初的商業行為是以物易物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，這算共產社會吧？後來插進了聰明人，說你們如此換來換去多不方便，他利用人類的智慧和狐狸般的狡黠製訂了一個名詞叫做「貿易」，並發明用一種貝類、銅類、銀類或紙類製成叫做「貨幣」的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阿堵之物。誰

是這場遊戲的勝利者呢？當然是聰明而狡黠者。

若把李英超的甘草和我的紅棗間的以物易物，擴大到國與國之間，便稱為國際貿易。有些人堅持認為國與國之間的貿易越為擴大、越為自由，則對全世界、全地球的人，越為有益，今日我們所熟知的W T O（世界貿易組織）便是此議的運行機構。其實最早有此想法的人是三個世紀以前的亞當史密斯(Adam Smith 1723-1790)，他寫的「國富論」和達爾文的「演化論」乃是最初被譯成中文，推介給滿清政府的維新思潮，認為有了兩人的想法便可以國強民富，兩人全是英國人，也全是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。

亞當史密斯認為讓人民自由發展動物本能地去努力賺錢，這樣不但富了自己也強了國家。他一生中最反對的事就是國與國之間的關稅，因為關稅妨礙了自由貿易，據說他急於出版「國富論」，是為了說服英國的國會議員，不要對美國殖民地抽取太高的煙草稅，以免引發美國的獨立戰爭。甚至於還有個說法，說亞當史密斯認為不得已時，寧願把英國的首都遷到美國去，也比讓美國獨立好。若當時英王接受了亞當斯密的建議，那如今世界的霸主便仍舊是大英帝國。這一段我不知聞之何處，你也姑忘聽之，反正由亞當斯密開始就反對關稅，直到今天的W T O還沒能全部取消。

回到我的好朋友周效棟。周效棟能在甘草和紅棗之間混，且最後甘草也好紅棗也罷，都向他靠攏的真正原因，我立刻就會提到，先說說紅棗和甘草的不幸結局。以紅棗來說，過年之前全部賣出去了，因為是躉進躉出，我爸大約也沒有賺什麼錢，不得已，他一個人獨自去寶鷄市覓生活賺錢之路。甘草也差不多，我曾經和李英超合力，想從整網甘草中抽出一根，沒想到當時尚無機器，竟也綁得如是之緊，未待抽出一半，已經被大人發現驅離，何況那個天長商行，總不至於把甘草在倉庫裏堆太久吧。

周效棟家大概真地很有錢，請注意此刻我說的是八年抗戰時的往事，當時一般民生物質很貧乏，一般人的生活水準也低。我第一次去周效棟家，他們正在吃炸醬麵，那時鳳翔縣沒有我們今天吃的「機器麵」，家裏吃麵都是用手拉或刀切。炸醬麵必需用肉，我們家偶然才吃一次肉，周家的炸醬麵有台北京兆尹的架式，桌上幾個小碟分別放著小黃瓜絲、嫩青豆、綠豆芽等菜碼兒，另有一小碟放剝好的白色蒜瓣，中間那一大碗棕色浮著一層油的炸醬，一看就知道捨得用肉。當然有飯桌、有椅子，是正式吃飯的譜兒。一看見我出現，立刻讓她媽 | 後來才分辨出較年輕的那位是他的親媽 | 煮一碗麵給我，是結結實實的一碗，好像有把握我一定吃得下。他們家和我們家一樣，也常常吃米飯，也許

北平人都是這樣，吃米飯時必是四菜一湯。每次我從周家吃飯回來，我姥姥都會怪腔怪調地問：「今天又吃了什麼好東西了？」想必，我常常向姥姥吹噓吧。

當然，我慢慢遠李英超，近周效棟，不能全歸在吃的上面，說得我那麼愛吃，李英超住南街，而周效棟則和我們鄰居，都住在「行司巷」，我們兩家的對面就是大操場。而且，周效棟的乒乓球打得真好，他是我們學校的代表，我陪他去參加全縣小學生乒乓球比賽。鳳翔縣一共有四個小學，分別叫北街小學，敬誠小學，另一名字忘了，我們學校的全名是「鳳翔縣立師範學校附屬小學」，周效棟沒有拿到全縣冠軍，我心裏的委曲比他還深。

我和周效棟能夠相處三年，也算是緣份，那時有一首歌曲的歌詞是：「流浪，流浪，流浪到那年？逃亡向何方？」我就是在流浪中完成小學前三年的教育，計有太原石家莊西安第二實驗小學、私立若瑟小學、還有半年的私塾，在鳳師附小的四、五六年級算是我最完整的教育，也才有機會和一位同樣說北平話的同學相處三年。當然，周效棟也有明顯地弱點，我常常奇怪，他的「大刀向」為什麼總是學不會。

我們那時每周上課六天，周六下午最後兩堂課是「遊藝會」，有時前排的女生們還特別帶了「跳舞衣」來，準備表演用。課堂

的前兩排全是女生，也全是外省人，鳳翔的女孩很少上學的。後幾排全是當地的男生，有些還從四周鄉村來，而且有結婚生子的。那時政府規定仍在上學的便不抽壯丁，他們住在學校，搭單身老師的伙食吃飯。老師似乎不把他們當學生看，他們自己也是隨堂混混，不過每星期六下午的遊藝會，他們不會缺席。外省的女同學和我差不多年齡，那時女孩發育晚，她們還想不到被偷窺的事，女同學笑嘻嘻地到教室後面換跳舞衣，所謂的「跳舞衣」，大概即是今天所謂的「洋裝」，上衣和裙子連在一起的。那些結了婚的大男生都興緻勃勃地朝後面看，她們只是彼此用大衣當一下，出來時長褲已變為裙子了。我們前幾排的外省男同學，更為注意地是，待會兒大家表演些什麼。

說到這兒，不能不提出對我人生影響也相當深的第二人，他是我的音樂老師張大德。張老師矮矮胖胖，他的上門牙有個很明顯的三角形缺口，我曾經問他是怎麼撞成的，他說他前幾年喜歡嗑瓜子，瓜子嗑多了，便使門牙凹了進去，至今尚不知他說的實話還是騙小孩的。他彈得一手好風琴，組織「歌詠隊」（如同今天所稱的合唱團），參加全縣比賽總是拿冠軍，我是歌詠隊的隊員之一。想到當時練歌的情形猶歷歷在目，記憶中的不知道為什麼總在冬季。北方的冬季很冷，學校無禮堂，亦無空的教室，只

有在戶外練，雙腳雖然穿了棉鞋，在地上站久仍會凍得僵麻，大家不約而同的一面看張老師指揮，一面唱歌並跺腳，跺腳與拍子無關，跺了腳會暖和一點。我們唱歌時噴出的氣形成一片白霧，唱久了，只能看見張老師揮動的手臂，他的身子似乎都被淹沒了。

張老師對我最大的影響，是他所選擇教給我們唱的歌，像松花江上、槍口對外、義勇軍進行曲、畢業歌等，等我到了台灣才知道洗星海、聶耳的名字，而他們的歌張老師全教給我們了。每次一首新歌練唱之前，他會說明這歌說些什麼以及背後的故事，而洗星海和聶耳兩人都曾留學外洋，算是貴族出身，兩人也都正式地參加了共產黨，並到了延安。

有一天張老師在宿舍裏彈風琴，他看見了我，隨手招我進去。他告訴我這是一首新歌，把歌詞遞給我，他彈了幾遍，讓我對口。那歌叫「游擊隊歌」，歌詞是：

風在吼，馬在叫，

黃河在咆哮，

黃河在咆哮。

河西山崗萬丈高，

河東、河北、高粱熟了。

青紗帳裏，
游擊健兒逞英豪。
拿起了土槍洋槍，
舉起了大刀長矛，
保衛黃河，
保衛家鄉，
保衛華北，
保衛全中國！

最後張老師指導我，那句「保衛全中國！」要用全力且高昂的聲音唱出來，並說，次日要歌詠隊練唱這歌，練熟後還可以二部輪唱。後來知道，這歌也是冼星海的作品，編入了他的「黃河大合唱」，改名為「保衛黃河」，所以在每星期六的遊藝會上，我總是唱游擊隊歌。那時有一位女同學總是唱「松花江上」，而且每次唱到一半就會難過得唱不下去。學期終了考試時，她總算唱完最後一句：「什麼時候，什麼時候，我才能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。」可憐她已經變成小淚人了，張老師給了她音樂一百分。周效棟所唱的「大刀進行曲」獲得同學很多掌聲，那歌的原歌詞為：

大刀向鬼子們的頭砍去！

前線抗戰的弟兄們，

抗戰的一天來到了，

抗戰的一天來到了。

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，

後面有全國的老百姓，

咱們抗戰弟兄勇敢前進，

看準那敵人，

把他消滅，把他消滅，

衝啊，殺——

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！

一，二，三，四。

一一二一三一 四。

這歌在西北很流行，後來我加入空軍，入伍的時候也唱各種軍歌，在重慶那方面好像不太有人會唱。周效棟每次唱這首歌，不知何等原因，每次唱完第四句，即第五句的開頭：「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」時，總會忘了詞，他也總是楞一下，他身材微胖，

兩臉圓嘟嘟地，唱了那麼多次也不想改進，也只是由楞，顯而易見地是想，接著想不出來，他笑了，給大家深深一鞠躬下台，大家給他的掌聲更為熱烈。

說及周效棟還有許多話，可惜我們只相處三年，是長長的三年？還是短短的三年呢？如今反而說不明白了。

.....閱讀第三章.....